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僧包頭

婚姻原非兒戲，關乎風俗人倫。嫌貧愛富自損心，徒惹天公報應。夾江張太樸，為人奸險，口甜心毒，刻薄貪財，掙得有萬金之產，猶然吝嗇，片善不修。妻刁氏，心亦狠毒，助夫為虐。二子大牛、小牛，俱極橫暴。數代無人讀書，太樸亦不識持家箴規，言語粗鄙，男女罵笑，主僕訕談。惟女蘭英，秀美端莊，言語不苟。二月十九隨母去觀音堂燒香，時有講生在廟宣講，蘭英去聽，講的是秦雪梅斷機教子。蘭英心領神會，一句不忘，回家盡孝敬兄，又見爹媽刻薄，大利盤算，時常諫勸，說聖諭極好，喊爹媽請來家中宣講，使一家和睦，知道善惡報應、上下尊卑，也免得作惡造罪，惹禍生災。太樸罵曰：「你這妹崽，在那裡聽些奸言說來惑眾？殊不知宣講生並無好人，借聖諭為名，好弄銀錢，愛看婦女，今後切莫去聽！」蘭英多方勸他，太樸全然不信。

卻說蘭英，自小許與城內伍澤芳為媳。這澤芳原（係）梓潼人，貿易來至夾江，賺錢安家，開設銀鋪，為人慈良，好善樂施。生子名大魁，身偉貌秀。太樸常在鋪中換銀，見大魁秀雅，言語謙和，又見生意順遂，乃請弟太和為媒，將女許他。澤芳父母還在梓潼，是年，父母得病，信到夾江，澤芳把生意交與先生，帶起妻兒回去。不久其父即死，母亦繼亡。澤芳安埋已畢，來到夾江。那知先生浸漏，折本大半，生意又弄，澤芳無奈，只得收了生意，仍回梓潼。那知時運一低，百事不順，是啥生意都不賺錢。不上兩年，只剩銀四十兩，於是出門行商。一日回家，遇雨感寒，醫藥不效，臥床不起。大魁朝夕侍奉，求神許願，方法用盡，毫無效驗。澤芳自知不久人世，又把大魁囑咐一番，是夜即死。母子大哭一場，隨備衣棺安埋，從此在家守制讀書。那知大魁不能理家，坐吃山空，服還未滿，錢已用完。幸母勤苦紡績，以謀升合，勉強度日。這大魁性又耿介，不屑求人，往往抱腹受餓，前是白面書生，今成黃皮小子矣。幸有幾家憐惜，與他團一蒙館，略可晶口。次年，欲去完婚，又無盤費，請眾東襄助，一時不就，荏苒三年方才起身。

再說張太樸見澤芳生意大壞，回了梓潼，心中追悔。數年之中，蘭英長成，一貌如花，夫婦愛如珍寶；又因大魁久無音信，意欲悔親，喊弟太和來家商量。太和曰：「弟聞澤芳已死，家財用盡，伍大魁懦弱無業，不久必成餓殍，那還接得親起？不如另放，免把姪女誤了。」刁氏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就請叔叔選一高門？」太和曰：「此事有緣，楊監生前日妻死，如今尚未講成，何不請人說合？」刁氏曰：「就請叔叔。」太樸曰：「楊監生家極富足，每年要收二千佃息。煩弟用心，若講成了，自當重謝。」那知蘭英在暗處竊聽，候太和去了，問曰：「方才爹媽與二叔說些甚麼？」太樸曰：「伍家窮了，意欲把兒另放。」蘭英曰：「爹媽把兒既許伍家，今又另放，倘伍家來接，又用何言答對？」太樸曰：「他日食都不能度，怎能接親？就是來了，為父偌大家業，豈尚懼一窮鬼！」蘭英曰：「爹媽不可！兒有一番心腹之言，望爹媽恕罪。」刁氏曰：「我兒有話講，有啥子罪？」蘭英跪地說道：

爹媽在上容兒稟，細聽你兒把話明。

伍家原是父親定，如今何故生異心？

刁氏曰：「我兒快快起來，何必跪說。」蘭英曰：「爹媽應允，兒方起來。」太樸曰：「他家窮了，怕誤我兒終身，故而另放。」

女兒原是菜子命，肥土瘦土一般生。

縱然貧窮兒不恨，富貴由命不由人。

「為父管你，怕你受窮，那有許多屁放！」

爹媽呀，

女子名節當要緊，失了名節喪本根。

好馬不響雙鞍轡，何故教兒嫁二人？

「又未過門，怎叫失節？」

雖未過門已下聘，古言一諾值千金。

況是姻緣前修定，先有月老係紅繩。

「你這妹崽，『女子在家從父』，今日如此執拗，孝在那裡？」

古來孝子從治命，從亂陷親不義名。

還望爹媽施憐憫，姻緣生死性命分。

兒頭可斷身可殞，要兒改字萬不能！

「你既要去，為父不辦嫁奩，把你舍了，餓死都莫回來撥撥借借！」

爹媽呀，

餓死也是兒的命，何勞爹媽枉費心？

嫁奩有無憑人贈，好女不把嫁妝爭。

「好，為父就不管你！」

貧賤好歹爹莫問，也免憂氣又勞神。

太樸聽了，一衝而去。那知太和聽說重謝，心都癢了，即時去到楊家說合。楊監生已知蘭英美貌端莊，大喜應允，即下聘送期，擇就本年冬月親迎。蘭英聞知，時常哭泣。

至四月，忽來一少年，直進中堂，請岳父母見禮。太樸出看，才是伍大魁，心中惶恐，只得受禮安坐。進與刁氏商量曰：「此事如何處治？才許楊家，這窮鬼又來，若是嫁他，楊家不依；若不嫁他，他又豈肯干休？事在兩難，拿來怎了？」刁氏曰：「常言『睜眼不跳岩』，你看大魁衣服襤褸，面黃肌瘦，真是窮鬼，那及楊家富蓋通邑？親已結成，豈可錯過？須打一主意，把這禍害除脫才好。」太樸無計可施，喊太和來家商量。太和曰：「此事不難，必要除他，非三毒不可。」太樸問：「那三毒？」太和曰：「一要計毒；二要心毒；三要藥毒。有此三毒，自然結果他命。」太樸曰：「藥何可得？」太和曰：「我亦得有鼠藥，極其利害，只用粒許，立刻倒地，待我贈你。」太樸大喜，即命大牛上街辦菜。太和將藥拿來，交與刁氏，去陪大魁，假談家常。

再說蘭英見父去喊太和，知非好意，暗行竊聽，盡得其情，想：「伍郎是我結髮，豈可坐視不救嗎？」又想：「打個啥子主意？」看看天黑，見母進廚辦菜，即去燒火，問曰：「媽呀，為何又煨兩罐酒？」刁氏曰：「一罐燒酒，一罐甜酒。」蘭英曰：「有了燒酒，何必又用甜酒？」刁氏曰：「燒酒性烈，年輕人吃了不好，故煨甜酒他吃。」蘭英故意用柴向燈引火，把燈撥息，急忙去點，又莫得油，提罐去上，即將甜酒拿去傾了，另換好酒。是夜，太樸弟兄陪飲，勸得大魁醺醺大醉。次早，太樸見大魁不死，又向太和問計。太和曰：「未必此藥放久無氣？待我另配一付新的，自然成功。」這蘭英因爹媽欲害他夫，時時留心暗聽，已得其言。是夜，又去燒火，故意將酒罐打倒。刁氏蹬足曰：「你這妹崽！如此粗心，今夜拿啥來吃？」蘭英曰：「待兒另上。」

次日，太和謂太樸曰：「凡事不可遲延，久則生變，須另想一法。」太樸問：「用何法？」太和曰：「今夜待他吃醉，夜靜時，用車釘從頂心打進，自然人鬼不知，死了又無後患。」太樸大喜，命二子依計而行。蘭英聽得心中大駭，想：「此事如何救他？」又想：「葛能解酒！」心中已有主意，暗將葛汁滴於酒中。是夜，太樸父子苦苦相勸，把大魁醉得人事不醒，倒於席上。太樸命子抬放床上，三更方欲動手，蘭英大喊：「有賊！」把僱工、牧童盡皆驚起，鬧了一陣。太樸見眾睡了，方欲動手，又聞蘭英喊賊，聲大且急，說在房子上，又把一家驚起，用梯向房四處尋捕。此時已有四更，大魁聽得人聲喊叫，早已驚醒，——因他酒

量原大，又兼葛汁解酒，所以易醒。——見門未關，大驚，敲火出看，並無盜賊，把門關了，坐以待旦。及太樸父子來時，見門已掩，用刀去撥，大魁問是誰人。太樸見他已醒，便解口曰：「是我，捕賊。」大魁曰：「婿方看過，並無賊跡。」

太樸去後，天已微明。又與太和商量，太和曰：「我見你書房隔屋甚遠，今夜把他安在書房，三更命人放火，任他插翅難飛。」太樸吩咐二子安頓柴草，謂大魁曰：「賢婿此來無人陪你，何不去到書房歇宿？悶時亦可看書。」隨把鋪衾移去。那知又被蘭英聽著，大驚失色，想：「此番如何救得？」欲去告知，奈是女兒家不好意思；又想：「這是生死關頭，救他性命還拘甚麼小節？」又想：「他無盤費，如何逃走？他既走了，楊家來接，我又何以自保？教他先接，他又貧無聘金。」忽想：「大牛、二牛常盜銀錢，出外嫖賭，我不免偷些贈他，爹爹知道亦不諳我。」於是即去房中拿兩封銀子、自己私房銀兩錠、錢一串，並拿包好，候太和辭出，即輕身來至書房。見門已關，用指彈門，大魁曰：「是誰？」又彈幾下。大魁駭曰：「今夜未必有鬼嗎？」蘭英低聲曰：「你打開。」大魁開門，見是女子進來，遂上前問曰：「姑娘夤夜至此，有何賜教？」蘭英告知其情。大魁曰：「娘子何以救我？」蘭英曰：「我不救你就不來了。三十六計，走者為上。我今贈你銀子兩封零兩錠，錢一串，快逃回家，看期來接，切莫過冬月，免使楊家先接。」大魁曰：「多蒙娘子活命之恩！又從那裡出去？」蘭英曰：「大門側門，都有哥守，只書房後牆缺處可越，從下手而去，就是大路。」大魁見妻美而賢淑，心中難捨，忽想一計。因曰：「我不知牆在何處，望娘子送我出外。」蘭英曰：「我是閨女，如何送你？」大魁曰：「既是夫妻，有啥來頭？你若不送，倘走錯了，狗吠被捉，還是要死。」

蘭英害羞不送，大魁拉起就走，只得送出牆去。大魁又曰：「我在此人地兩生，不知大路在何方，娘子何不再送一程？」蘭英不肯，大魁曰：「我此時已駭昏了，不辨方向，倘若走錯被他捉住，拿來治死，豈不負了娘子一片苦心？」蘭英無奈，只得送到大路，說曰：「這下我該轉去得了。」大魁曰：「娘子轉去，他們撞著，豈不連累你吃苦？不如同逃我家。」蘭英曰：「豈有此理！女兒家不待出閣，跟夫逃走，莫把先人羞了！寧受責打，不作此非理之事！你快回去，看期來接。」大魁曰：「仔細想來，此事不妥。我來接人，你父不肯，必要經官。如今的事，錢可通神，我又無錢，媒人反口，官司定輸，婚判別人，那時不免憂死。與其死於那時，不若死於今日，為娘子死，死亦甘心！」蘭英曰：「背父逃走，不惟名分不正，亦且被人恥笑，如何使得？」大魁曰：「人要通權，識大體，不拘小節，方為豪傑。」蘭英此時左右兩難，不覺淚下。大魁攜手催行，蘭英曰：「我衣服首飾一點未帶，怎好進你的屋？」大魁曰：「只要夫妻完配，還講那些浮物。」於是二人同走。幸有微月，行未一里，忽見滿天通紅，知家已放火。不多時，後面燈火飛奔，夫妻著忙，只得躲在茨蓬之內，過陣再走不題。

再說刁氏到三更後喊二子放火，二人燒得書房火光冲天。聽得裡面莫有影響，刁氏心疑，喊女不應，遍尋無跡，說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！女兒跟那窮鬼走了！」太樸大怒，喊二子快去趕回，把他打死，免得醜人。二子與僱工執刀拿棍，向前去趕，來至三岔路口，大牛曰：「此路左邊進城，右邊不遠是陳姨娘家，你說肯走那路去趕？」二牛曰：「妹崽家黑夜走得好遠？定在姨娘那裡。」遂從右走，來至陳家。大牛曰：「莫忙，待我打聽虛實，方才進去。」忽聽話聲唧噥，末後一句雲：「你那們不早些來？」大牛喜曰：「對了，在這裡！」遂與二牛同聲喊門。幾聲不應，又聽木蓋聲響，大牛曰：「快些進去，慢點走了！」於是打門而進，四處照尋，又打爛室門，見姨娘坐於櫃蓋，櫃內尚窸窣響了一聲。姨娘曰：「你們為啥子事夜半更深打門進屋，意欲何為？」大牛曰：「來捉不要臉的！你不獻出，就要淘氣！」姨怒曰：「我有甚麼要獻跟你？」二牛即去開櫃，姨娘抵死不肯。大牛附耳曰：「何不和櫃抬回？」二牛點頭，拉開姨娘，抬起就走，姨娘拼命來拉，二牛用力抱住，僱工抬起飛跑而去。抬回家來，太樸揭開櫃看，才是一個和尚，已用帶勒死了。

各位不知，他姨夫姓陳，名大年，常出遠門貿易；其妻刁氏，孤燈難守，因與臨江寺僧私通。是夜，因寺有客來遲，正逢大牛尋妹，疑來捉奸，大駭，故躲櫃內，大牛弟兄估住抬去。太樸見此情形，急得臉青頭脹，罵曰：「你這兩個雜種！叫你趕妹，為何把和尚抬回？」大牛弟兄互相推委。太樸曰：「人命重案，況是勒死，如何下台？」大牛曰：「趁此無人知道，拿去埋了就是。」太樸許僱工兩串錢，叫他幫埋，囑莫洩漏。

僱工抬到山坡去埋，正在挖坑，不遠有一李端公與人小送回家，聞響疑鬼，忙念咒放訣，聲響如故。李曰：「還敢與我鬥法嗎？」一石打去，僱工駭跑。大牛曰：「我們人多，莫怕！」李聽說話，問：「是人是鬼？」大牛曰：「我們在此埋狗。」端公愛吃狗肉，知是大牛聲音，便曰：「大先生莫埋，快送與我。」走來一看，卻是死人，問曰：「你們打死那個拿在此埋？不怕翻拐嗎？」大牛無奈，只得告知前事，許他一錠銀子。李恐埋了騙銀，想一主意，說曰：「聽你說來，令妹已許兩家，這楊家極有財勢，來接無人，定要經官，輸了未免丟丑；況且外人知道，說你閨門不正，有何面去見人？須謀萬全之計方可。」大牛問：「何計？」李曰：「把和尚依然抬回，我與他包頭踩超，裝成你妹模樣，相棺裝殮，只說死了，命人去楊家報信，叫他來看；你這裡即辦喪事，發引安埋。如此神仙也瞞得過。一免楊家要人，二免外人恥笑。此計好否？」大牛思之有理，回去與父言明，太樸喜允，忙叫抬回，即請李裝。這端公原是包過頭的，網巾超都有，一陣與和尚穿戴打扮，裝人棺中，儼然一美女子也。即去楊家報信，李端公喊些徒弟唸經超薦。

卻說楊監生見訃痛惜，與母商量去弔。母曰：「既已結親，即是我媳，待為娘去。」遂辦祭儀，來至張家對靈哭泣。刁氏見親家母在哭，免不得也要哭幾句掩飾，於是放聲大哭道：

我的兒呀我的女！

為娘生你一尺五，於今長到二十餘。

忽然一病就作古，你叫為娘怎不哭？

我的兒呀我的女！

今年放過好人戶，親母家中甚豪富。

看看都要把酒做，怎麼捨得上內去？

我的兒呀我的女！

為娘生你美如玉，金蓮剛剛二寸六。

怎麼半夜就出去，怕怕滾斷腳桿骨？

楊母見他哭得稀奇，問曰：「親家母，你說出去？你兒出到那裡去了？」刁氏忙掩飾曰：「不是得，我說他魂魄出去了。」楊母曰：「你訃書上是午時死，怎麼又說半夜？」刁氏曰：「半夜死去，又活轉來，到第二日午時又死了！」

我的兒呀我的女！

怎麼轉來又死去？一去為何不歸屋，

活活氣壞親家母，那去討這好媳婦！」

李端公曰：「不要哭泣，時辰到了，快些閉殮。」刁氏謂楊母曰：「可惜我兒莫命，享不起你家富貴，方才結親就短了命，好不憂人！」楊母近棺去看，果然是個美女。李曰：「不要誤了時辰。」即忙掩蓋上灰。楊母忽憶嘴邊隱現須痕，奈已掩蓋不好再看；又見太樸夫婦並未傷心，又無別客，不似喪家氣象；及化財十分菲薄，心中大疑。方早發引，端公手執師刀，把令牌向棺上一拍，喝道：「乾對乾來坤對坤，東方甲乙南丙丁。上壇兵馬請出外，下壇兵馬請出門。恭喜主人發引後，人也發來財也興。」及喪出外又唱道：「乾對乾來坤對坤，北方壬癸西庚辛。上壇師祖快升位，下壇師祖把位升。恭喜主人發引後，陰也安來陽也寧。」楊母問刁氏曰：「你家為何叫端公發引？」刁氏曰：「此是時興，都用端公。」楊母曰：「你我相隔不遠，我那裡又未如此。」刁氏曰：「不是得，李端公原來在（巫）道兩教，所以請他。」

楊母更疑，回家告子，子曰：「莫非假的？」母曰：「他只一女，豈有假的？」忽想起嘴有須痕及喪事草率，又曰：「定是假

的無疑！我兒如何處置？」監生曰：「如此說來，定是假托哄我的。我是紳糧，豈受他的欺辱？」即進城遞呈，告他裝假賴婚，又告端公。官批准，喚張太樸問曰：「你女死麼？」太樸曰：「民女果得急症而死，是親家母看過的。」這楊母也在堂上，抵曰：「既是你女，然何又請端公超薦，唱些壇神兵馬發引？」官問李曰：「你是端公，只可與人送鬼禳壇，何得與人追修？」李曰：「小人是巫道兩教。」官曰：「既是兩教，何以亂唱？」端公無言可答。官曰：「狗奴！不打不招，左右掌嘴四十！」方訂二十，端公痛極，喊曰：「大老爺施恩！小人願招！」官命免刑，端公從頭直訴道：

大老爺不必將我打，聽小人從頭說根芽。

那一日小送回家下，忽聽得有人把土挖。

下去看才是張老大，與僱工在把和尚拉。

「甚麼和尚？他又拉到那裡去？」

硬梆梆睡地不說話，仔細看命已染黃沙。

張大牛見我心害怕，就許我一錠銀娃娃。

我問他埋僧所為啥，他才說走了妹崽家。

趕妹子誤把僧拿下，抬回來方知已勒殺。

才商量挖坑來埋下，囑咐我緊緊閉嘴巴。

我說他用計實在馬，怕不怕楊姓講理哪？

他請我快把主意打，我教他依然抬回家。

拿網巾把頭來包下，抹胭脂又把水粉搽；

踩個超金蓮三寸大，身穿綢頭插通草花。

請先生忙把訃書寫，叫楊姓來看女姣娃。

他看過居然莫後話，我與他超薦把引發。

學端公不知陰陽話，做禳壇過場把眼遮。

親家母聽得疑有詐，因此上把我來告發。

今日裡當堂問真假，連累我無辜受刑法。

大老爺呀！

這就是小人實情話，望施恩於我轉還家。

官曰：「狗奴！真正小人行險，以圖僥倖。誰知不能苟免！」又問太樸曰：「你女走到那裡去了？」太樸總說死了。官大怒，命掌嘴四十，打得臉腫血流，還在稱冤。官命押起太樸，回去開棺勘驗，果是和尚裝的，頸上尚有勒痕。官回衙問太樸曰：「狗奴！你招不招？」太樸依然稱冤。官曰：「狗奴！好張烈嘴，左右與爺重責一百！」把太樸兩腿打得稀爛，喊曰：「大老爺施恩！民願招了！」於是哭泣訴道：

這一陣把我的兩腿打破，痛得我眼淚水只往肚落。

再不招這老命怕要結果，無奈了將家醜從頭細說。

該是民老癩了做事有錯，一個女放兩家才起風波。

前已放伍大魁大禮已過，近年來回梓潼家事落寞。

民心想女嫁他定難結果，又才許揚監生來結絲羅。

報期後伍大魁忽來見我，比時間難得我無其奈何。

不得已請二弟前來商妥，也只想做一個死無下落。

「膽大狗奴！既然悔親罷了，還敢把他謀害嗎？莫問你二弟叫啥名字？」

他名叫張太和分居各坐，許二家都是他作伐說合。

吃毒酒那知他依然好過，又商量哄他到書房睡著。

到半夜喊二子前去放火，伍大魁與女兒早已逃脫。

叫二子去追趕拉回家所，疑他在陳姨娘家中躲著。

進屋去遍搜尋無人一個，忽聽得櫃子內窸窣窸窣。

他二人將櫃子抬回見我，打開看氣得我捶胸蹬腳。

「是不是你的女婿？」

一和尚硬梆梆有縊亡過，不知他是何時命見閻羅。

大老爺要問那和尚下落，還須問陳姨娘他才知覺。

官將太樸鎖押，喚陳刁氏與張太和上堂。問陳刁氏曰：「你丈夫在家麼？」答：「夫出外貿易，今已兩月未歸。」官曰：「夫未在家，就該謹守閨閣，為甚勾引和尚到家，釀出命案？今見本縣，還不從直說來？」陳刁氏羞愧難當，低頭不語。官喊動刑，刁氏駭得戰戰兢兢，說道：

陳刁氏跪法堂哀哀哭訴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明目。

奴的夫做生意出門遠去，丟民婦在家中受盡淒孤。

家淡泊少銀錢無人光顧，可憐間日夜裡都受緊促。

那一日有和尚當門過路，他見我不轉眼門外久立。

討茶哈借菸吃天黑不去，要借宿奴不肯偏要到屋。

忽來了幾個人打門而入，那和尚駭忙了櫃內躲立。

張大牛兩弟兄做事可惡，逼住我把櫃子一力抬出。

「那僧叫啥名字？居住何寺？」

那和尚他的名叫做靜悟，居住在臨江寺本是色徒。

這就是小婦人真情實語，望太爺來隱惡死亦瞑目。

官罵太樸曰：「狗奴！枉自年高，為何要嫌貧愛富，謀命賴婚？幸爾女能知節義，不從亂命，救夫同逃，以蓋爾愆。不然婿死，你又焉想活命？可知罪麼？」太樸曰：「民錯了！」官曰：「願打願罰？」太樸曰：「願罰。」官曰：「罰銀一千，即刻繳來。」太樸曰：「罰不起許多。」官曰：「依你所作，看來千兩都是少的！」太樸曰：「實出不起，情願受刑。」

官大怒喊打，忽一女子上堂跪著，口稱死罪，願替受刑。官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答：「小女張蘭英，背父私逃，累親受苦，自知罪大，願替父刑，求太爺施恩，赦父之罪。」官曰：「觀爾青年即知節義，從一不二，不為富貴移心，可喜可敬。但不知受何人教訓，能知節義為重？」答：「小女幼時喜聽聖諭，因此得知。」官曰：「聽聖諭即能能力行，真不愧為淑女，況又救夫同逃，情非得已，本縣還要獎賞，何言有罪？」又謂太樸曰：「爾女能救夫難，又替父刑，有孝有義，爾不憐惜，還想弄死。本縣罰爾一千銀子，算是從輕發落，爾若不出，定要辦爾！」太樸只得應允。又罵楊監生曰：「爾身受朝廷頂戴，就該保全節孝，為甚要娶有夫之妻？」楊曰：「監生未曾訪問，實在錯了。」官曰：「願打願罰？」楊曰：「願罰。」官曰：「爾只錯聘，罰銀二百。」楊亦應

允。又罵張太和、李端公曰：「你們都是小人行險，只圖銀錢，不顧人命，各打二百！張太和主謀害人，枷號三月釋放。」又罵大牛弟兄與僱工曰：「你等助封為虐，狼心狗膽，各杖二百！」又罵陳刁氏曰：「你這淫婦，全無廉恥，理宜重責；姑念女流無知，鞭背二百！臨江寺僧，破戒貪淫，死而無愧。」又問蘭英曰：「你夫現在何處？」答：「現在堂下。」官喚上堂，謂曰：「爾夫婦可當著本縣，拜完花燭。」伍大魁叩謝，請人備辦香燭，就上先拜天地，次拜官，拜岳父。交拜已畢，官問太樸、楊監生：「銀子繳來未曾？」二人曰：「銀已拾出，打票在此。」官即將票交蘭英曰：「本縣賞你銀子一千二百，以作奩費。夫婦立志為人，不少興發。」大魁夫婦拜謝下堂而去。

各位不知，當夜夫婦躲在茨蓬，見火光從右去了，二人向城而走。他有奶娘居住城外，即到他家安身。後聞此事死了一和尚，楊家告發，今日審問，將父打了二百，蘭英哭泣不已，追問奶娘，盡知其由，因此上堂替刑。大魁送去，遠遠觀望，及聞官問，所以上堂，才得交拜。

夫婦領銀回家，復理生意，後來富甲一邑。太樸回去又羞又氣，刁氏亦覺無顏，蘭英多方勸解。太樸見女賢孝，厚贈以歸；誰知受了刑杖，羞恨成病，不久即死，刁氏相繼亦亡。大牛、二牛無人管束，任意嫖賭，數年之間，家產賣盡，後來乞食，餓死他鄉。太和無子，老亦餓死，香煙遂絕。李端公從此無人請他，拖衣落食。陳刁氏丈夫回家，聞知其事，朝夕打罵，憂忿而死。官見聖諭有益，出示廣興宣講，所勸者眾。